

### 抗战文艺作品巡礼

五月，唱起这首歌——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  
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  
他们曾顽强的抗战不歇！  
……………  
想到父亲唱这首歌的年代。  
1938年，冀中，父亲参加了抗日军队，那年他才10岁。

小时候看电影《地道战》《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以为战争就是电影里的那样子。直到父亲暮年，我才听到他亲历的战争。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对冀中抗日根据地不断扫荡、封锁……后来，我们这支游击大队编入八路军第三纵队第二十九团。”父亲跟着部队在冀中霸县、永清、安次、固安、武清一带打游击战。他说那会儿几乎天天打仗，死人就是一眨眼的工夫。他就眼瞅着身边的战友冯连普、黑枣被日军一颗炮弹炸得血肉横飞。

因他小，就做战地鼓动宣传，到战壕里喊口号，唱救亡歌曲，没有离开战场。讲起唱救亡歌曲，“你别看战争那么残酷、艰苦，吃不饱饭，睡不了觉，行军走那么远，频繁地打仗，就那样，人们的情绪仍然高涨极了。我们一到新地方，只要没有敌情，或在当街、场院，或在赶集的空场上搭个土台子，我就站在上面用真嗓子唱，什么伴奏也没有，可是有感情！”

对于父亲，那是一个唱歌最多的年代！那时候他唱的歌有《歌八百壮士》《流亡

昆曲传字辈郑传鑑老师教戏，特别注重手眼身法步的和谐，他的动作十分具有美感。他对学生的要求，不仅是要把动作做出来、情节演出来，更重要的是把人物情感、个性具有美感地体现出来。

《九莲灯·指路》里面，富奴出场，迈步圆场亮相，掸掉灰尘，行路，碰到水面，退回来。郑老师传授我的这整个过程，步伐细腻，每一步，跺脚、踏脚、蹀脚、倒步，都是非常美的。表现老人腰酸腿疼，通常是用右手捶腿，再捶腰，而郑老师设计了极具表演观赏性的舞蹈动作：右手捶右脚，左手捶后腰，身体上下摆动，髻口晃动，再配合人物的唱，堪称完美。

郑老师教我们要注重与其他人的配合。老师说：“如果是两个人的戏，一半舞台是他，一半舞台是你，记住这点会使得舞台饱满、和谐。”他指点我，台上的二人戏，有时候是合盘的动作，两个人一起往左、往前、往后，需要彼此关照配合，才能非常和谐。而如果是三个人，则另有一套体系。老师极其仔细地教，务求合作动作的美感，以及整个舞台的和谐。

郑老师教戏，特别注重如何通过身段、动作和造型把人物内心外化，他的身段动作都是和剧情发展、人物情感连通的。《别母乱箭》是郑老师的看门戏，戏中的周遇吉以文武老生应工，因为比较对我的路子，所以我从在江苏省戏校时就开始学。最初是白冬民老师教我，之后张金老老师帮我加强武戏，再以后又得到郑传鑑老师的悉心传授。

郑老师教我，《别母乱箭》从一开始就要抓住战争背景下人物生离死别的内心纠葛和厮杀。“别母”的“别”，主要就是周遇吉和母亲之间的情感交流，从“望母”到“望母”，母亲与儿子的相互思念，从一开场就要有铺叙。而之后，别母分成了好几个过程，拜母、瞒母、劝母、逼母，最后才是真正的别母。

周遇吉不想把外面的战事、城池已破的惨烈氛围带到家里，他忍强哭笑，向母亲拜寿、敬酒，目的就是哄母亲离开这个地方。这一段中有很多身段是背着母亲做的，很多唱词是悲情含泪的，用了整个一段“小桃红”来表达他对战事的担忧，陈述忠孝难全的挣

柯军

## 五月的鲜花

罗雪村

三部曲》《在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还唱过《五月的鲜花》，是从抗大第二分校和东北流亡学生那儿学唱的。

“我喜欢这首《五月的鲜花》，觉得它和别的救亡歌曲不大一样，很抒情，也很悲壮！”年迈的父亲又一次唱起：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  
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  
他们曾顽强的抗战不歇！  
……………

他的眼角溢出泪水，声音沙哑、颤抖，却有一种深沉的力量。

“那时候的歌儿真打动人，我唱着唱着就哭了，战士和老乡们也跟着掉泪。唱完你看那街上，无论是动员当民夫，还是动员当兵，老乡就呼啦啦真跟着来呀，有的还牵着自家的牲口，有的老头老太太拿着铁锹、锄头跟着来挖战壕……”

冀中是敌后作战最残酷的地区之一。父亲讲，他们武器不行，大多是“汉阳造”“斜排子”，还有“老套筒”“独一撇”之类杂牌枪；还有一种枪，栓拉不开，得用脚蹬，子弹也少，好多战士没有刺刀……而初期的日本兵训练有素，装备也好，都戴着钢盔，上着刺刀。

“战斗前，我们到战壕里，一唱起救亡歌曲，战士们那个激动呀！有战士就说：嘿，你看他，这么点儿小孩都不怕死，咱们二十几的汉子也不能装熊呀！战士们的气真就

鼓起来了，就知道不能做亡国奴，宁死不投降。

“我们那会儿就起这个作用。

“当眼瞅着鬼子冲上来，战士们急了，上去肉搏，拿枪把抡、拿石头砸、拿大刀砍，还有用牙咬的，那真是不要命了。”

当年的第二十九团政治处主任蒋崇璟伯伯告诉我：“你爸爸那时很小，作用很大，到连队教歌，气氛好大（他说着舞动双臂学着打起拍子），很有名气的。他很勇敢，一个小孩儿，个子小，踩着个桌子唱救亡歌曲，打起仗来跟我们一块儿突围，不容易呀……”

我问过父亲，《五月的鲜花》曲作者是谁？

他不知道。

我也只知道词作者，他是一位有名的诗人。

而一首歌曲能够传唱久远，也在于能拨动情感的旋律。

那曲作者是谁呢？

直到近年才得知，为阎述诗先生。

他1905年生于沈阳，毕业于燕京大学。

1936年，爱国进步话剧《阿银姑娘》排演，因剧本序曲只有歌词，便找到阎述诗谱曲。歌曲《五月的鲜花》一经演唱，很快传遍大江南北，感动激励了无数中华儿女。

1959年，这首《五月的鲜花》被选作电影《青春之歌》的插曲，至今仍是人们追怀志士仁人时歌唱的经典。

阎述诗一生在沈阳、北京的学校专心执



▲阎述诗先生像。作者罗雪村。

教，淡泊名利，与世无争。

作家肖复兴在北京第二十六中学念书时听过阎述诗老师讲授的数学课，说他讲课的声音特别动听，像音乐在流淌……但他不知道这位数学老师曾是位音乐家。直到1963年阎述诗老师逝世后，学校办了一期纪念板报，他在板报上看到词作者、诗人光未然写的悼念信，表达对这位“未曾谋面而心灵互通”的作曲者的钦敬之情。

在阎述诗墓碑上，师友们刻下“卅年辛苦育英才堪为师表，《五月》歌声鼓斗志永留人间”。

阎述诗的一生可谓绚烂至极，归于平淡洁净。

我画了一幅阎述诗先生像。

他看上去那么谦逊、温情；他的眼神又那么深邃、坚定！

又是五月芳菲时，唱起“五月的鲜花……”就像回到父亲那个唱歌最多的年代。

回想像阎述诗、像父辈这样默默无闻的万千中国人，他们在民族垂危的时候，没有苟且，而是顽强抗战不歇！

正因为有他们，才有永远盛放的《五月的鲜花》，才有不倒的中国！



▲水粉画《银星海棠》，作者常沙娜，中国美术馆藏。

# 大地

## 两棵核桃树

杨志学

北戴河创作之家的院里有两棵核桃树，枝叶委地，树下凉爽宜人，来过这里的作家朋友没有不喜欢它们的。

之前一直以为是一棵大树  
当我欲解其谜，查看其根系时  
才发现是两棵树

两棵核桃树，真好  
超越孤独，拒绝分离  
象征着甲和乙之间的关系

比如我和你  
比如艺术与生活  
还有，生命和土地……

本版邮箱：dadi@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马 涌

龙尾张，在天光云影里。

这是江南的一个普通村落。近些年，龙尾张引人注目。许多人对龙尾张的认识，始于夜集的盛行。抖音、小红书，推动着人们朝热闹的方向凑。南湖环抱龙尾张，村民在水的润泽下都很滋润。晚风轻拂，湖水拍岸，鸡鸣狗吠，而今，加上霓虹闪烁、烧烤飘香、麻辣烫的滋滋味，声色光在南湖畔交响，是年轻人的热烈，也有中年人的怀旧，还有老年人的安闲。

过了大桥，进了村庄，有人问话，问村中何处有桑麻、桃花、杏花和油菜花。看来是外地人在寻梦里江南。

东向崛起的地方是芜宣机场。每一架飞机，都把湾汊这段演唱：“败北非因畏敌狂……”要唱得非常坚定果敢，

有英雄气概。而在接唱“虑萱堂倚门凝望”时，老师说，这一句不仅仅是唱，“望”这一个字几乎是喊，要拖长，声嘶力竭地喊出来，配合马鞭的动作，非常悲壮。

老师还特别注重身段和眼睛的配合。周遇吉回到家中看到母亲的一刹那，别母时对妻子的愧疚，看儿子的那种心酸……这些时候的眼神不仅仅是对当时状况的表达，还要把故事发展的前后都在一刹那间表现出来。尤其是到了“乱箭”，周遇吉中箭后，血流了下来，眼睛被血蒙住了，有时候他看不见，有时候眼睛硬睁开来看见前面一片血红色，此时的眼神要像疯子一样，表达一个末路英雄抗争之后的疼痛与牺牲时的悲壮。

郑老师教戏，是会破一破传统“规矩”的。他说，昆曲的唱念做表，都要围绕人物和剧情的发展，不能拘泥于纸上的工尺谱，要不断思考、琢磨人物当下的内心表达如何外化，学会如何巧妙地运用手眼身法步。

某年夏天，我家老牛“大黄”在草甸子上吃草，没注意脚下，前蹄不慎踩到了什么东西。扑棱棱——草从里响起一阵阵拍打翅膀的声音，接着，传来吱吱的哀鸣。我到

## 微雨寻访龙尾张

丁祖荣

虽无青山横北郭，却有绿水村边绕。南湖的水，青弋江的水，有桥，畅达；连廊，留梦；一亭，翼然，村民汇聚于此，议事话家常。早莺争暖树，鹭鸟在盘旋，游船水中飘荡。在江上，在湖中，船在渡，在行。在桨声欸乃里，人与水，与田园，同置水乡景致，烟雨中的南湖就是一幅水墨画。

去的两次，都有微雨。既见燕子斜，又见鹭鸟翩跹。一次是国庆节前。早晨5点钟的样子。微雨如雾，拂在

候，它们站不稳，总是摔跟头，但过了两三天，腿部有劲儿了，就可以跟踉踉跄走几米甚至十几米了。而我惊奇地发现，小丘鹌的滑稽步态，以及摇晃几下迈一步的行走方式，根本不是学来的，也不是什么捕猎需要，而是骨子里与生俱来的。因为，三只小丘鹌失去妈妈后，没谁教它们学走路，也没谁教它们学习捕猎技巧，一切全凭它们自己的本能呀。

## 丘鹌的故事

李青松

上，身体却不断地移动，一纵一纵，反复摇晃，仿佛心里装着许多事情，每迈一步都是那么艰难。也许，这就是它们的生存智慧。以我的学识，还无法解释此种行走方式的道理，但可以肯定，这样的行走方式绝不是为了搞笑。

在别人看来，三只小丘鹌长相都一样，但我心里清楚，它们是有区别的。一只背部有明显的三道条纹，机警，好斗，经常欺负另外两只。一只爱“溜边”，不争不抢，一副受

春秋的风，吹过齐国朝堂，名相晏子一袭粗布旧裘，正坐着劣马拉的简陋车子，一路“吱吱呀呀”而来。晏子担任齐国国相，生活极为简朴，穿的是粗旧衣物，吃的是糙米。有一次，晏子正吃饭，齐景公的使者来了，晏子便请他共餐，结果两人都没有吃饱。使者回禀齐景公，齐景公感慨道，没想到晏子如此贫困，于是派官吏送去千金。晏子推辞不受，坦然道：“我家不贫。”

大夫叔向问晏子：“嗇、吝、爱之于行何如？”晏子回答：“嗇者，君子之道，吝、爱者，小人之行也。”叔向再问：“何谓也？”晏子说：“称财多寡而节用之，富无金藏，贫不假贷，谓之嗇。积多不能分人，而厚自养，谓之吝。不能分人，又不能自养，谓之爱。故夫嗇者，君子之道，吝、爱者，小人之行也。”

晏子自己节俭，却舍得为别人疏财。齐国有个叫北郭骚的人，难以维持生活。他听说晏子为人讲道义，便一路找来。晏子果然没让他失望，立即分粮食、金钱于他。有一年，连续下了17天雨，齐景公一直饮酒作乐，不发粮食给百姓。晏子救民于水火，把自家粮食分给灾民。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跨越千年的风烟，洛阳城东的土窑里，另一个关于清俭的故事正在孕育。不同的是，晏子的简朴是居高者的自我约束，而即将登场的这位寒士，则要从苦难中淬炼出可贵的品格。

一方土窑，如历史的幽微孔隙，从中步出北宋名臣吕蒙正。《宋史》载其“颇沦蹶窘乏”，短短数字，道尽少年艰辛。其母刘氏携子被逐，栖身寒窑，母子相依为命。邵伯温在《邵氏闻见录》中记载，吕蒙正求学时，曾在河边遇见卖瓜人，想吃个瓜解渴，却掏不出钱来。正巧，卖瓜人掉落了一枚瓜，吕蒙正“怅然取食之”。想吃个瓜也买不起，其生活之窘迫可想而知。吕蒙正当了宰相后，在河边建起一个亭子，名为“啜瓜亭”，提醒自己不忘往昔、不失本色。

从青涩书生到宰辅朝堂，岁月悠悠，那啜瓜亭所记录的往昔清贫岁月，在吕蒙正的灵魂深处从未褪色。吕蒙正的世界，物质清简，精神如花绽放。有位收藏古镜的朝臣，自称他的镜子能照出二百里范围的景色，想献给吕蒙正以求任用。吕蒙正笑说：“我的面部不过碟子那么大，哪里用得上照二百里的镜子呢？”

吕蒙正重视教育，很舍得在这上面大力投入，慷慨解囊。有个叫富言的人，是吕蒙正的宾客。有一天，他告诉吕蒙正：“我的儿子十几岁，想让他入书院学习。”吕蒙正答应了他。见到这个孩子后，吕蒙正惊叹道：“这个孩子将来名位与我相拟，功勋事业远超过我。”遂令他与自己的几个儿子一起学习，且给予他优厚待遇。这个孩子，就是后来两次出任宰相的富弼。曾经，潦倒生活困不住吕蒙正求学的脚步；如今，他又用财富为他人铺就知识坦途。关于一枚瓜的记忆，就这样在历史长河中，结出了满树桃李。

品格，在舍得之间彰显高度，于坚守之中铸就非凡。晏子的粗布衣与吕蒙正的啜瓜亭，如隔空呼应的两颗星星，勾勒出古代先贤的精神星河。他们的清俭，是灵魂的抉择，是君子准则，绝非锱铢必较的吝啬，更不是小气。他们于朝堂官场，以身作则，如清风徐拂，驱散奢靡腐朽之气；于百姓民生，心怀悲悯，将点滴节省汇聚，化为赈济的粮粟、劝学的灯烛，细细润泽大地。

今天，身处物质充裕之境，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当有人为名牌一掷千金、为面子费尽心机时，不妨回首历史深处。那里有粗布衣，包裹着质朴与担当；有啜瓜亭，承载着清贫与坚守。

脸上，令热气消去。龙尾张正抓紧施工。村庄日新，基础设施在改造，路网已经完备。

再一次去时，桃花开了，龙尾张成为一方织锦。村边的油菜花金黄，映衬着水边的桃花，桃花更红了。早些年，这儿的空地 and 临水边都栽满了桑树。桑叶喂蚕，蚕丝成了收入来源，而桑椹则是孩子们的美食。建在湖畔的南湖书院格外引人注目，书院是眼下城乡钟情的新事物，让人心动。村里头，不仅有书房，还有民宿，薺草的大妈成为制作乡村美食的厨娘。家常菜成了特色菜，桃花呆子鱼鲜嫩，青团、蒿子粑粑香甜适口，不仅吃了，还带走几个。

乡村建设，基础设施固然重要，但灵魂是村民。要创业、就业，也要歇息、养老。要劳作，也要诗意。推窗见湖，一条红色的船，泊在书院旁的码头。水天一色，很美。微雨中，人们乘兴登船，驶入微波潋潋的南湖。

气包的样子。一只总爱梳理羽毛，嘴巴不停地敲击，眼睛时不时看看天空。某个星期天的清晨，我发现纸壳箱子里少了一只小丘鹌，正是那只不安分的。我房前屋后地找，不见踪影。姐姐也帮我找，还是下落不明。问邻居，也都说没看见。去哪里了呢？我急得满头是汗，心想，是被老鹰吃掉了？还是被黄鼠狼叼走了？

“在这儿呢！在这儿呢！”远处，隐隐约约传来姐姐的喊声。我循声跑了过去，原来，姐姐在河边草丛里发现了它。它正撅着屁股，用嘴巴从泥里往外拔一条红色的蚯蚓。那一刻，我似乎明白了什么——或许，野性就是不受控制，自己觅食，自己捕猎，自由自在。

我知道，小丘鹌终究属于自然，是该回到自己的世界了。

又过了几周，终于有一天，我把三只小丘鹌抱到我家屋后一个草垛上，然后转身离开。它们吱吱吱地叫着，急呀。我故意不回头，大步向前走。忽然，我听到身后传来突突的翅膀振动的声音。

我想笑。但倏忽间，眼眶湿润了。

